

日本“慢半拍”的疫情防控

Original 李静 徐方清 中国新闻周刊 3 days ago

周刊君说★

日本政府针对疫情所有的措施看上去好像慢半拍，
但全部是在《传染病法》《检疫法》等
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的



3月6日，日本东京，行人佩戴口罩在街头行走。图/法新

日本“慢半拍”的疫情防控

本刊记者/李静 徐方清

发于2020.3.16总第93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从1月7日开始，吉永惠实担任所长的惠实诊所几乎就进入了“防疫时间”。之后的两个多月里，虽然诊所内从未出现一例确诊病例，但他们一直不曾松懈。现在，吉永惠实还在定期拨打一位疑似患者的电话。

2月4日，这名患者因为咳嗽来到诊所就诊。经吉永惠实仔细询问，患者道出实情：同一研究室的武汉同学在1月21日回国后已被确诊新冠肺炎，自己属于密切接触者。

吉永惠实检查后，发现患者有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，马上上报了文京区保健所，并开具转诊证明，要求患者到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进行病毒检测。但在次日追访时，患者说并没有去国立传染病研究所。再之后，这位患者的电话就无法接通。

惠实诊所所在的文京区，位于日本东京都二十三区之中央，被称为“文化教育区”。包括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本部校区在内，不少高等学府都汇集于此。

在人口约22万人的文京区，像惠实诊所这样的私人诊所共有140多个。这些分布广泛但规模普遍较小的诊所，构成了日本防治疫情的第一道关卡。

根据东京都传染病信息中心官网的数据，截至3月7日，东京都共确诊新冠患者64例。网站公布了所有患者的年龄层、性别、职业、症状、发病日等，但未公布患者的姓名和住址信息。

另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消息，截至东京时间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，日本国内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10例，此外有包机归国的确诊病例14例，确诊病例中包括9例死亡病例。

按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“每日疫情报告”，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疫情属于“国际运输工具”病例，其数字与日本国内分开记载。目前，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确诊病例为696例。

日本厚生劳动省3月10日在给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书面回复中指出，根据专家们的判断，**日本的感染情况目前尚处于“可以控制感染速度”的阶段，同时，“接下来的一两周，将会是决定感染急速扩大抑或得以平息的关键时期。”**有鉴于此，日本政府正在尽一切手段全力遏制国内感染进一步扩大。

从私人诊所开始的“防控体系”

位于东京地铁“东大前”站附近的惠实诊所，诊疗项目包括内科、皮肤科、中医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及部分美容项目，共有7名医护人员，4至5名事务性工作人员。在日本，惠实诊所属于中上规模的综合型私人诊所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下设机构2018年发布的《日本卫生系统评估报告》，截至2016年，日本共有8442家医院、101529家诊所。另据日本全国医院医疗设施数据库中的数据，东京都共有646家综合医院，12740家诊所。**日本医院主要分成国立或私立大型综合医院和深入社区的私人诊所。综合医院中，相当一部分不接受直接到院初诊。**

在东京一家风投公司工作的孙克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平时看病都是就近去诊所，因为日本私人诊所的专业水平是有保障的，并不觉得跟大型公立医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

吉永惠实介绍说，如果碰到要手术住院这类情况，诊所医生会出具转诊单，将病人转诊到综合医院。综合医院的治疗完成后，会将详细的治疗总结以及需要进行护理的病人再转回诊所。附近的东京大学附属医院、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顺天堂医院等，都是惠实诊所长期合作的综合医院。

“日本的就诊习惯和中国不一样，就诊先得从诊所开始。”吉永惠实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即便是遇到了疫情，日本民众寻求治疗也能做到秩序井然，这和日本的国情有关系，“良好卫生习惯是基础”。

“日本人平时打了喷嚏或咳嗽都会对周围人说声对不起。这个季节是流感季节、1月底2月初花粉症又开始，所以很多人就算没有疫情也戴着口罩。至于勤洗手，幼儿园小朋友都训练有素。举个例子，公立小学午饭时，学生会轮流值班分餐，轮到谁都必须戴好围兜，把头发用大手帕包起来，洗手更不用说了。”

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兰在1月底，曾赴日出差。据她当时观察，日本民众普遍心态偏向乐观，觉得也就是比流感更严重一些。高兰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称，**日本的多灾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处乱不惊的心态。由于地理原因，日本是个灾害多发的岛国，各大中小学校都有丰富的防灾教育。另一方面也有现实原因，日本民众对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拿出方案的可信度，整体还是保持信任。**

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，诊所医生要先把第一道关。惠实诊所周围有不少诊所，除了个别老先生开的小诊所贴了“临时休整”的告示，其他诊所都是有能力接诊发热的疑似病例。不过，私人诊所是否愿意接待发热病人“完全是自愿的”。

吉永惠实举例说，如果现在有一个患者发烧，打电话到东大附属医院这样的大医院去，他们是不接诊的，而是会让患者就近找诊所就诊，做第一道检测。“如果真是有临床疑似症状，如发烧37.5℃以上、有上呼吸道症状4天以上、65岁以上的人有症状2天以上，拍下来的胸片也是很可疑的，那么我就会开具转诊信，到指定机构检测，并向保健所汇报。”

吉永惠实的说法，和日本厚生劳动给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书面回复中关于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求完全一致。按照2015年出版的《日本卫生应急处置法律反应报告》，医生须通过地方保健所向地方行政长官报告传染性疾病预防情况。

《报告》指出，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，日本各级地方政府的保健所在地方卫生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。遇上传染病流行时，保健所能够协调医疗服务提供者、医学研究者、药剂师协会等社会资源。到2014年4月时，日本全国各地已建立了大约500个保健所。东京的23区，每个区都有一家保健所。



3月2日，在日本名古屋的一所高中，学生们戴着口罩参加毕业典礼。

2月17日，由于新冠疫情进一步蔓延，日本厚生劳动省要求出现疑似症状的人员，需在就诊前向设在全国各地保健所内的“回国者·接触者咨询中心”进行咨询。老年人、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，如果症状持续2天左右就应进行咨询。

据共同社报道，要求出现症状者在就诊前先行向保健所咨询，是旨在防止轻症患者涌入医疗机构导致诊疗功能受损，同时也是为了尽早发现和收治重症患者。但在电话咨询后，患者会被要求就近找诊所就诊。

吉永惠实介绍，一旦有疑似患者的核酸检验结果为阳性，将由初诊机构开具转诊单，送入有能力接收新冠患者的指定医院。在文京区，接治新冠患者的指定医院为东京都立驹込病院。该医院擅长治疗癌症和传染病，有悠久的历史，在1879年设立之初，就曾作为霍乱病的隔离医院。

慢半拍是“正确的合适的”

随着疫情蔓延，2月25日，日本公布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针，作为日本今后一段时间防控工作的指导文件。这套方针以“尽可能控制感染扩散速度、尽可能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”为目标，原则上要求轻症患者居家静养，减少对密切接触者健康观察，整理并完善以重症者为中心的医疗资源和体系。

对于日本这项应对疫情的新政策，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副主任、传染病和流行病预防知名专家安妮塔·西塞罗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认为，日本所采取的措施是“正确的”“合适

的”。

不过，日本出现疫情后，安倍政府也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，被认为“在危机管理和经济方面面临重大问题”。特别是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“钻石公主号”邮轮发生了大规模感染，让安倍遭遇反对党的激烈批评，安倍的民调支持率也大幅下降。
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日本政府针对疫情所有的措施看上去好像慢半拍，但全部是在《传染病法》《检疫法》等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的。

1月27日，应对疫情方案的“问答专页”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公开。1月28日，依据《传染病法》，日本政府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病认定为“指定传染病”。

这部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《传染病法》（全称为《传染病预防与对传染病患者医疗法》），为日本应对由传染病引起的潜在健康危机提供了法律依据。吉永惠实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多次提到《传染病法》，称这是日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熟知的法律。吉永惠实还记得，在医学院参加资格考试时，《传染病法》是必考内容，且不仅是医学生，对于针灸师、按摩师、护士、检验学等学科的学生，也都一样。

过去几年，日本遭遇过大流行的传染病主要是冬季流感。在《传染病法》中，冬季流感属于级别最低的第五类传染病。17年前发生过的SARS以及2012年开始在中东和韩国流行的MERS都属于第二类传染病，但日本并无病例。

《传染病法》还明确规定，当医生作出诊断或怀疑出现第一类至四类传染病或“新传染病”症状时，必须立即向所在地区的保健所上报。

不过，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针中，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有症状者戴口罩，用词都只是“呼吁”“要求”。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新政策后，日本首相安倍也提出，要求人们在家办公、错峰上班、中小学放假等。

高兰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称，安倍、厚生劳动省在提出上述要求时用的词是“拜托”“希望”，一方面因为日本是小政府大社会，政府功能相对小，各个地方政治体相对独立，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地方上的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有重大事项；另一方面也跟日本的行政体制有关，例如各个地方对学校的管理方式都不同，有些学校归省政府管理，有些归区政府管理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管理又要分开，非常复杂。

3月5日，日本政府召开第17次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对策本部会议。随后公布了最新措施：日本政府将在3月9日0点起至3月底暂停日本驻中韩两国使馆已发放的一次及多次签证的效力，要求从中韩入

境日本的人员隔离两周，且避免在日本国内使用公共交通设施。3月7日0时起，近期曾在韩国、伊朗部分地区有过旅行史的外国人被日本政府列入“拒绝入境”的名单，期限另行决定。

第二天，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解释称，要求来自中韩两国的入境者隔离的举措，不是依据《检疫法》或《传染病法》的措施，“说到底是要求”，不具有强制力。

3月10日，厚生劳动省还在给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书面回复中指出，为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国民生活的影响，并考虑到事态会发展到需要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那样的情况，日本政府正在加速制定立法措施，以便实施包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在内的类似于《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》的相关措施。

值班编辑：庄梦蕾

推荐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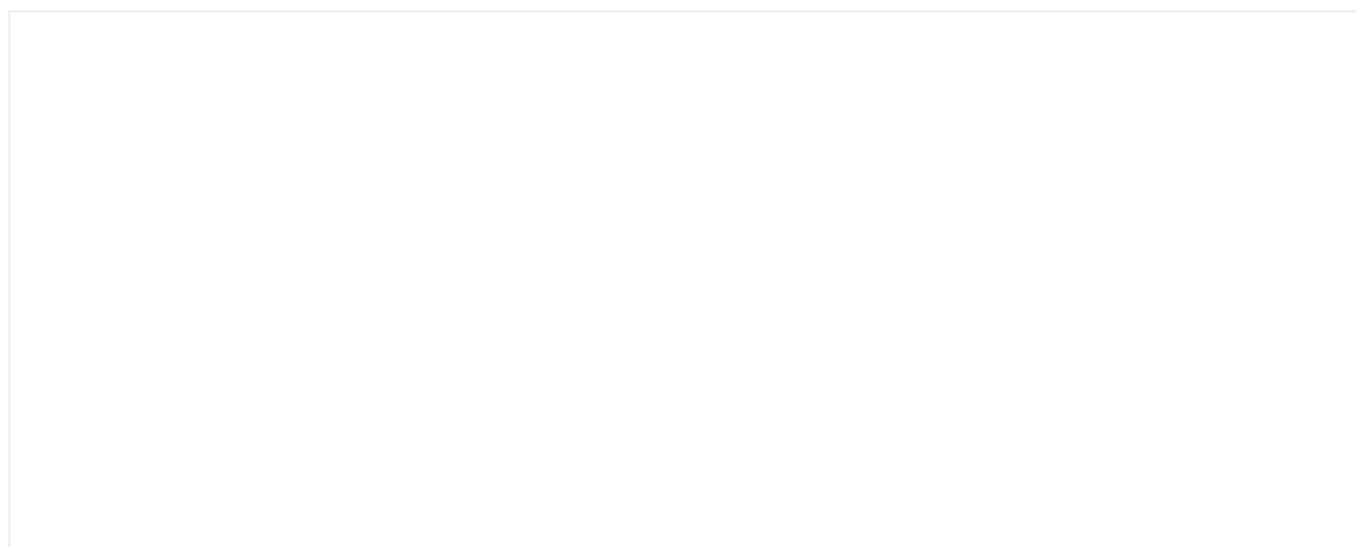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的新冠抗疫：从紧张到恐慌的距离有多远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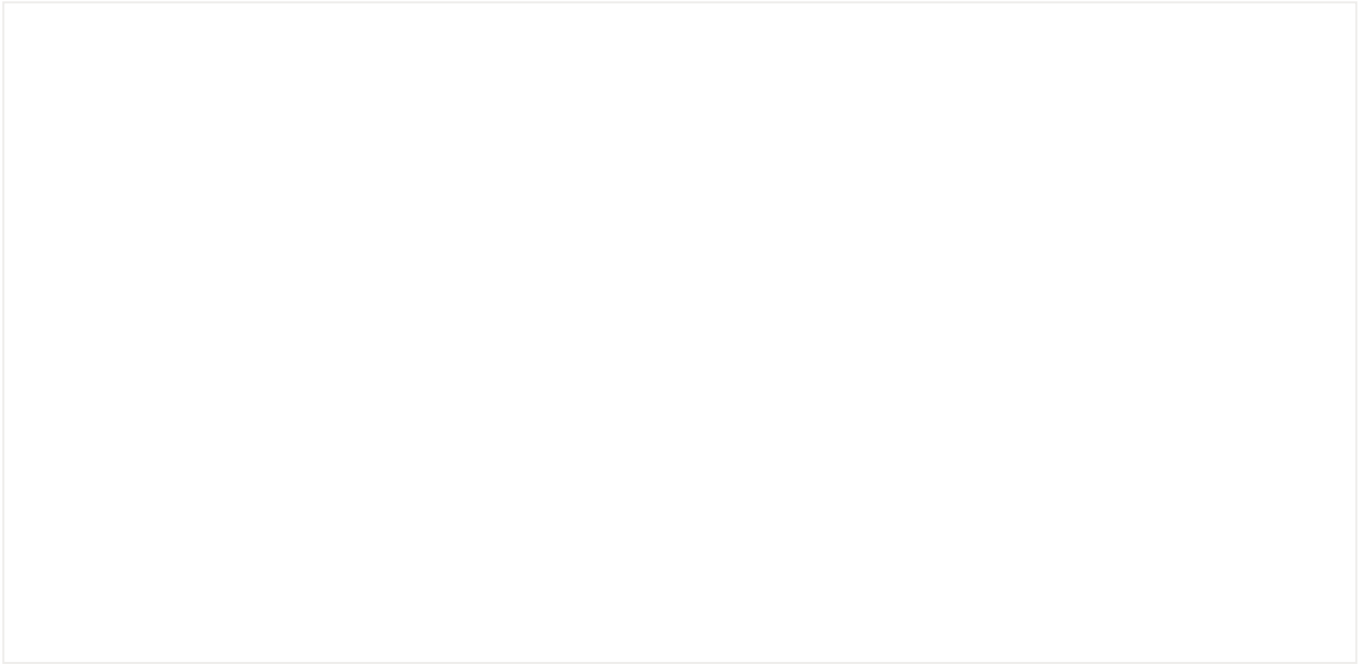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围猎者”高乃则：曾为陕西首富，市长刚上任他就送了50万当贺礼



都3月了，古装剧还没有爆款出现





[Read more](#)